

烟台故事

蓬莱街巷故事多

郑伟基

旧时，蓬莱城内大街小巷的路用旧石磨铺成，纵横交错。清末和民国时期，城内有大小街巷80余条，沿街牌坊有50余座，牌坊宽8米，道路从牌坊下通过。古城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，几乎每条街巷背后，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

奶娘冒险救孤

在蓬莱，称胡同或巷为弄(方言读lò ng)。紫荆山街道石岛社区内，文化局往西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弄，称石婆婆弄，因弄口有一座石婆婆雕像而得名。相传陈家后人为了纪念陈家恩人奶娘，雕刻了一尊奶娘模样的石像立于居住的弄口，以供人们瞻仰和供奉。现今在登州博物馆的名人故里厅，便供奉着一尊汉白玉雕像——石婆婆像。

石婆婆原名芮娘，是陈家的仆人之一。在陈氏大忠祠内，共供奉着五尊塑像，中间为陈迪、陈鼎、陈其学，左右分别是奶娘芮娘和仆人侯来保。

一个奶娘缘何能与荣尊显赫的家族祖先灵位并列？原来，这位芮娘是陈家的“恩祖”。她8岁入陈府，在陈尚书举家遭遇灭门之祸时，为陈家保留下一条根儿。

陈家先祖陈迪是明朝礼部尚书。在靖难之变中，燕王朱棣篡夺皇位。朱棣仰慕陈迪的才华，遂百般劝说，让陈迪

为其效力。陈迪不仅不从，还斥责道：“你负太祖之命，谋权夺位，为天下人所不齿。我受太祖之托，辅佐皇上，如今遭难，我未能与君同去，已是憾事，怎能苟且偷生，与狼为伍。你让我做叛贼的臣子，岂不陷我于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地？”朱棣恼羞成怒，命人将他及6个已成年的儿子处以极刑。陈迪被剐二百余刀，仰天长啸而亡。残暴的朱棣还不善罢甘休，又派重兵洗劫陈府，亲族及家眷奴仆等180余人惨遭杀戮。此时，急中生智的芮娘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将陈迪不满5个月的第七个儿子陈珠藏到干涸的水沟里，侥幸逃过劫难。

京城非久留之地，当夜，芮娘抱着陈家唯一幸存的幼子，踏上逃生之路。

经过千里颠沛，芮娘一路乞讨，辗转来到登州。在这里，芮娘历尽千辛万苦，靠自己在张员外家做佣人赚来的钱，供养陈珠上最好的私塾。陈珠从小聪慧俊俏，深得张员外喜爱，陈珠长大

后，张员外将女儿许配给了他。

朱棣死后，陈迪得以平反，其后人继续考取功名，为官从政，陈府又恢复往日荣耀。芮娘年老，陈家以长辈待之。明成化年间，芮娘去世，陈府为其举行隆重葬礼。陈家感激她救孤和育孤之恩，用黑石雕刻成芮娘石像，立于她居住的弄口，以示纪念。后来，人们便把这条巷称作石婆婆弄。

1996年，出生于蓬莱的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杂志创始人亨利·卢斯先生的儿子，委托一名日本同仁到蓬莱拍电视片“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”时，把石婆婆雕像、石婆婆弄连同石婆婆的故事，一起收入镜头。石婆婆作为机智、贤惠、忍辱负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，走进美国、走向世界。

后人赋诗曰：“千古忠义一芮娘，割爱取义德高尚。冒死金殿辨奸奸，激昂剖切悟君王。风雨辗转三千里，报恩三世声远扬。古今多少忠义士，难比陈家一女郎。”

井眼店的饼——吃也懊恨，不吃也懊恨

崔建华

招远有个小村庄，据说建村的时候是十几户人家，现在还是十几户人家，村名叫做井眼店村。此村地处招远和黄县的交界之地，凭借其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，在招远的史册上留下了一笔，民间有谣：“先有井眼店，后有招远县。”

“井眼店”在界沟姜家村的东面，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呢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北山姚家村有一户人家，家境贫寒，弟兄三人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。穷则思变，三人决定走出去，大哥去了现在的罐儿姚家村安了家，二哥独自一人南下，去了莱阳，后也过起了很有起色的日子，就是现在的大姚家村，三弟则一个人误打误撞地来到井眼店。当然，那时还没有井眼店这个村。

老三落脚的地方是招远和黄县交界处，南来北往的商贾很多，可奇怪的是，不论是往南四十里，还是往北四十里，没有一家旅店。此外有一处天然的泉眼，泉水清澈甘甜，四季不断，三弟便在井边，用石头建造起房屋并开设了供路人歇脚的旅店，一来为自家生计，再者也是为了方便来来往往的客商在此休憩。之所以把店开在那眼井的旁边，也是为来往的商人取水饮马方便，当时并没有名字，后来因为旅店就在那眼井旁边，慢慢地“井眼店”这个名字就传开了。

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姚家老三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，于是就在这里扎了根，娶妻生子，过起了好日子。小村庄也由一户人家渐渐变成两户三户，以及后来的十几户。

这里的房子很有特色，基本都是靠街而建，一般都是东厢房、西厢房以及南厢房和正房的胶东四合院，主人一般都住在西厢房，东厢房则留给来往的客商。在古人眼里，东为大，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欢迎，也是先人后己的思想体现。井眼店村现在的房屋依然是几百年前的原始状态，墙外还保留着当年供来往客商拴马用的“拴马桩”，有的人也把这个叫“牛鼻子”或者“牲口窝子”“牲口窝子”等。

有住宿自然会拉动餐饮，井眼店的餐饮就成了一种随之而来的刚需。那时候，黄县人很喜欢做生意，他们凭借三寸不烂舌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住宿就得吃饭，那些南来北往、驮驮马担的商人们除了在这里歇脚、饮马或住宿，还喜欢上了这里的美食。相传姚姓创造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地方小吃——井眼店饼。据说这种饼，外酥里嫩，色泽金黄，咸香味美，民间亦有谣：“井眼店的饼，吃也懊恨，不吃也懊恨。”

据说井眼店的千层小饼做得很薄很薄，刚烙出来放在院子的矮墙上被风一吹会一层层飘飞起来。如此好的小饼，吃了一张，尝到了美味，自然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张，吃多了就太奢侈。可是如果不吃，就只能到40里外的招远城和黄县城去，路上就会饿肚子，于是就有了“井眼店的饼，吃也懊恨，不吃也懊恨”的说法。

官运亨通的街道

蓬莱城自古以来人才辈出，仅大清朝即考取进士72名。其中古县衙东南的纱帽街、聚魁街、三盘口一带，历史上在明清两代出过4位尚书、8位进士，被当地百姓誉为风水宝地。明代嘉靖皇帝题写的“一门三进士，全家尚书郎”的楹联，是当地名门陈氏家族的写照。

实际上陈家出的人才远不止这些，仅史书有记载的就有应天府尹陈鼎、刑部尚书陈其学、大理寺丞陈梦琬、翰林院编修陈驷门、武德将军陈博、昭勇将军陈雷、密云总兵陈梦龙、广平守备陈经佑、光禄寺署正陈人蛟、汝宁同知陈人弟、枣

强知县陈人登、户部郎中思州知府陈梦琛、南京文林郎陈梦玮、守备陈梦淑、陈之俊等。几代人头戴乌纱帽者不计其数，因此，陈家所住街道得名“纱帽街”。

又因陈鼎、陈其学父子在乡试中均获第一名中举，俗称经魁，陈纪云在清末全国最后一次举贡会考中第一名(实为状元，未授)，故当地将他们的出生地称为“经魁街”“聚魁街”“状元弄”。

陈家一门显赫荣耀的牌坊在蓬莱城就有9座。其中京兆坊是为应天府府尹陈鼎而建，总督宣大坊和绳武坊是为三边总督、宣大总督陈其学而建，忠烈流芳

坊是为进士京兆尹陈鼎、举人教谕陈鼎、举人同知陈其愚、进士尚书陈其学、举人同知陈人弟、举人知县陈人登、举人知府陈梦琛、举人陈梦梅、进士大理寺丞陈梦琬等9人而建，父子经魁坊、父子进士坊和恩荣坊三座牌坊均为陈鼎和陈其学父子而建，另外还有2座父子归葬坊。

在现蓬莱电影院东侧有个交叉路口，当地人称“三盘口”。其实三盘口原为“三牌坊”，是因父子经魁坊、父子进士坊和恩荣坊三座牌坊的出口而得名，久而久之，“三牌坊”被讹传为“三盘口”，流传至今。

让他一墙又何妨

蓬莱紫荆山街道办事处石岛社区有一条宽仅1米多的小弄，与石婆婆弄平行，名曰“义和弄”，南面与作家杨朔文章中提到的老姐家“竹院孙家”相邻。说起这条弄的名称，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呢。

古时候义和弄一带住的大多是官宦和富裕人家。有一次，两邻居盖房砌院墙，因地界发生争执，互不相让，于是

告到县衙。因两家都是达官贵族，县令也不好断这个官司。这时，一户人家便捎信给在朝为官的儿子，让他出面干预。儿子见信后，马上回了信。母亲拆开信一看，上书：“千里捎书只为墙，让他一墙又何妨……”母亲理解了儿子的心意，主动把院墙往里移，让出一墙的距离。邻居为此深受感动，也往里让了一墙的距离。这样，两家院墙之间就形成

了一条1米多宽的小胡同。后人为纪念这件事，便把这条胡同称作“义和弄”。

安徽桐城有个“六尺巷”，河南安阳有条“仁义巷”，山东济阳有个“仁义胡同”，与蓬莱城的“义和弄”故事情节大致相同。虽然故事真假已无法考证，但可从中悟出先民传递故事的用意，即教育后人如何处事，怎样为人。

断案断出个磨盘街

在蓬莱古城县衙后有一条用旧石磨铺成的街，称“磨盘街”，亦称“磨街”。铺街石磨的来历，历来是个谜，比较一致的说法有二，一是县令断案说，二是唐王征东说。

传说唐朝时，蓬莱新任知县彭公上任不久，便发生一宗杀人案。被害男子身上绑了一扇石磨，被沉在城西南的大水湾里。

县令勘查现场回府后，数日对此案只字不提。后来有一天，令人在城内各处贴出告示：“大唐天子亲征高丽，粮草

先行，磨粮需磨，征之民间。居民三日内将家中石磨送至县衙备用，不得有违！”

告示贴出后，县令安排衙役对送来的石磨及主人一一登记造册，然后用系在死者身上的磨扇逐个比对。最后终于找到杀人凶手，将其缉拿归案。原来凶手与死者妻子有奸情，被撞破后杀人。结案后收缴的石磨无处放置，只好用来铺街道。

另一说法是唐贞观十八年(644)，高丽国盖苏文叛乱，唐军分陆水两路征

讨。水路大军驻扎于登州，从蓬莱港启程。为保证军需供给，地方政府在民间征集石磨为军队磨面。征战结束后，留下来的石磨便被铺在街道上。街道下面砌有排水沟，把有磨眼的石磨上扇铺在水沟上，雨水从磨眼渗漏到水沟里，能起到很好的排水作用。

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靠谱，因为古时莱州城街道也有类似的做法。

(感谢蓬莱地名办刘晓华先生提供信息。)